

旷野回声

——张继民 探险日记 2

· 南沙群岛 ·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· 雅鲁藏布大峡谷

张继民 著



海洋出版社

I 267.7
2012/3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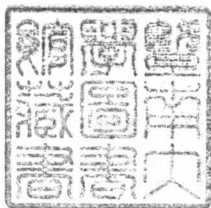
阅 览

旷野回声

KUANGYE HUI SHENG

——张继民探险日记 2

张继民 著



南沙群岛科学考察日记 / 1

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日记 / 45

雅鲁藏布大峡谷探险日记 / 143

测绘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© 张继民 2011

所有权利(含信息网络传播权)保留,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内 容 提 要

1987年远征南沙群岛,1992年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,1998年踏访世界第一大峡谷——雅鲁藏布大峡谷,作者作为随行记者,经历了南沙海域的重重波折,饱尝了沙漠行军的干热饥渴,体察了峡谷深处的危险四伏。对此,作者在他的新作《旷野回声——张继民探险日记2》无不倾情描述。虽则每每考察取得的“巨大成功”让人难忘,但日记中首次曝出的一次次“有组织无纪律”现象更令人不安。当该引以为鉴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旷野回声:张继民探险日记. 2 / 张继民著. —北京:测绘出版社, 2011. 9

ISBN 978-7-5030-2406-1

I. ①旷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日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4390 号

责任编辑 李 静 封面设计 王京华 责任校对 董玉珍 李 艳

出版发行 测绘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50 号 电 话 010—68531160(营销)
010—68531609(门市)

邮政编码 100045

电子邮箱 smp@sinomaps.com 网 址 www.sinomaps.com

印 刷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

成品规格 148mm×210mm 字 数 167 千字

印 张 7.25 彩 插 12 页

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—3000 定 价 25.00 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030-2406-1/K·250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调换。



0000000000

作者简介

张继民，新华社高级记者。1947 年生于辽宁省铁岭县，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。

获得荣誉：

1988—1989 年度因赴南极大陆探险表现突出荣立二等功。1994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2002 年获香港“地球之友”等单位联合评选的“地球奖”。2006 年获中国首届十大徐霞客称号。还获得包括中国新闻奖在内的诸多新闻奖项。



社会兼职：

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、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、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团员、《中国科技论坛》杂志编委、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理事、中国科普作协常务理事、中国软科学协会理事、中国科技新闻协会理事。

涉足地域：

先后赴南极大陆、北极冰原、雅鲁藏布大峡谷、南沙群岛、塔克拉玛干大沙漠、柴达木盆地、秦岭腹地、横断山脉、巴丹吉林大沙漠等地从事科学探险。仅乘船穿越太平洋、印度洋、北极海域和南中国海的航行距离就达 33 000 多千米。经历了西风带的惊涛骇浪和极地冰原的特大冰崩。

出版著作：

已撰写和出版了《险闯南极》、《探险家札记》、《历险天涯》等 18 部专著。主编了《家书》、《党建在方大》等书。先后在北京、辽宁等地举办了“张继民三极探险摄影展”，进行科普演讲近 200 场。1994 年与中国科学院的两位科学家合作，参与发现和论证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，成为世界第一大峡谷发现者之一。



前言

前些年,首都某大报刊登一篇几位专家从学术角度探讨日记价值的文章,题目为《一种更可靠的文献》。单看题目就很明确,不仅视日记为“文献”,还是“更可靠的”,予以充分肯定。文内有专家进而提出:“日记是时代的折射,日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有待开发和挖掘。日记、书信和年谱是文史研究的三大基础,也是基本工程。因此,建立一门‘日记学’很有必要。”又听说学界有一种说法,即“传记不如年谱,年谱不如日记”,更是把日记提升到了很高的程度。

我写的是探险日记。以专家们的见解,当属“稀缺资源”中更为稀缺的一类。如今积了几大本,有南极探险日记、北极探险日记、雅鲁藏布大峡谷探险日记、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探险日记、南沙群岛探险日记等。不过在没有拜读《一种更可靠的文献》之前,我不仅不知道中国的日记始于唐代李翱的《南来录》,更不晓得学界对日记拥有那么多宏论。《南来录》依月、日为序记下了他公元809年经洛阳至广州的行程,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。受此启发,我突然觉得我的探险日记愈加弥足珍贵。

我的首次探险始于远征南沙群岛,时间为1987年,探险日记由此伴生,直至后来的历次探险。若问我为何持之以恒地写探险

日记,以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有三:首先,因为这些探险考察有的属于国家行为,有的位列国家开拓性壮举,有的是首赴某某蛮荒地区,皆为非同寻常之事,值得一写;其次,科学探险是人类为了探索和揭示大自然奥秘所采取的极端行为之一,队友们面对险象环生的环境,甚至死亡的威胁,理想、勇敢、团结、矛盾和爱憎情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,少了虚伪和掩饰,同样有记录的必要;再次,我不愿把探险仅仅作为一种谈资,由此还想引发出更多有价值的文字,留下日记就意味着留下了种子。

基于这些动机,驱动着我不拒艰难,笔耕不辍。回首一篇篇逐日延展的探险日记,不堪回首。在天当被褥地当睡床的野外,若写日记只有支起双膝,时间一长其身体吃力程度可想而知。高山峡谷间,或戈壁大漠里,不管是乘车还是徒步考察,一天下来已是筋疲力尽,此时身体发出的最强烈信号是“休息”。奈于日记不作,积下去会带来更大的拖累,最终还是强迫着自己拿起笔,将当天所见、所思、所感、所闻录下。记得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探险时,一天接近中午,沙面温度已高达零上70摄氏度,我与队友们委身于篷布下躲避烈日。尽管如此,挥之不去的热浪还是烤得我们难以忍受。利用这个间隙正在写日记的我,很快感到胸闷、恶心。我向一位队友道出我的身体反应。他劝阻道:“别写了,再写你要吐白沫蹬腿了,快去克里雅河泡一会儿。”他认为我已出现中暑前兆,宜马上中止日记写作。稻城亚丁探险,我因高山反应患肺水肿住进亚丁急救医院,躺在病床上不能动笔的我,为了续写日记,便用录音机自录属于日记的内容,留待日后整理。如果再加上夜幕下顶着头灯作日记,避开风尘钻进越野车作日记,忍着蚊虫叮咬坐在草甸上作日记等等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这些探险日记不知浸润了我多少心血和辛劳。

日记的生命在于真实。本着这个原则，我在整理这些日记时，除了对南沙群岛探险考察篇章暂时不宜公开的内容，做了大幅度删节外，其他均和盘端出。读者会从中看到，我的队友们为了祖国的利益，科学的需要，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壮举，可歌可泣。同时亦会看到，因为探险受挫、互不理解所、思念亲人、个人利益至上所衍生出来的矛盾、无奈、牢骚、不满、谩骂、怨恨和打架。在我看来，大自然的严酷无情，可怕的无助，官僚主义，狭小的交际圈子，又是一群血气方刚的男子汉汇聚在一起，出现这些反应皆属正常。有人索性将其归结为“野外考察综合征”。我希望读者看到这些文字时，能设身处地的加以理解，或做换位思考，唯有如此才会以正确的视角看待探险队里所发生“负面”行为。

也有人向我提出了日记的主题问题，说应该突出什么，简略什么。这是把一般性质的日记与探险日记相混淆。一般日记是“无主题变奏”，每日发生什么就录下什么。而探险日记则不同，每一次重大探险活动，都有一个既定目标，单纯而又明确，探险队的一切活动，都是为实现这个目标所采取的。日记里所留下的内容，自然围绕探险队的行动，以及为了达到设定的目标而展开。加之探险本身所存在的不确定性、无助性，决定了这一行动充满艰辛、困苦、危险和曲折，加上人们对洪荒之地的陌生，于是，探险日记的惊险性、知识性及可读性便产生了。为了明确这一点，笔者特意在每篇探险日记的前面，以“核心提示”方式，点明此次探险是谁“组织”的，“目的”何在，对笔者的“吸引力”是什么。

为加深读者对这些探险日记的理解，还在每部分日记的篇尾，设置了“必要链接”，内容既有此次探险之后所发生的故事，也有因此次探险所产生的放大效应，以及与其相关的现代时局。出

于拓展读者视野的需要,笔者还以诸多“小贴士”的形式,附在与日记相关的内容中。

中国古代探险所取得的成就,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。到了近代,由于国难当头,中国探险事业萎缩了,外国探险家借机潜入中国西部,尔后大出风头。现代的中国探险事业又怎样呢?我把我压在箱底的日记公之于众,其目的之一是想借此证明,伴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,其探险事业得到迅猛发展。具体而言,则是我的队友们,不惧艰险,勇赴险境,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作出了不朽的贡献。是他们奏出了时代的勇者之歌,才成就了中国的今天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部书的出版,是献给我的队友以及一切对中国探险事业给予支持和关注的人。

作者

2010年8月

日

记

南沙群岛 科学考察日记



南沙群岛介绍

南沙群岛位于北纬3度37分到11度55分,东经109度43分到117度47分的西太平洋上,由550多个岛屿、沙洲、暗礁和暗沙组成,大部分由珊瑚构成。

南海东北临西太平洋,西南经马六甲、巽他等海峡与印度洋相通,是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道,是远东通入东南亚、非洲、欧洲和大洋洲的必经之地,是世界海上运输的咽喉地带,战略地位重要。西方国家70%的战略物资运输要经过南沙海域,我国通往世界的近40条海上航线,相当一部分要经过这里。

目前已探明,南海蕴藏的油气资源,达225亿吨,大体相当于八个大庆油田,被称为“波斯湾第二”。随着油气资源的发现与开发,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已上升为国际热点、焦点地区。美国海军已宣布,在战时16个战略咽喉点中,南沙地区就有两个(马六甲海峡、巽他海峡)。

我国古代称南海为涨海,早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,我国人民对于南海诸岛的形态和成因已经有了相当精确的认识,后来又给诸岛命名。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,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海。



核心提示:

组织:

国家海洋局组织,具体实施是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。派出了长152.6米、宽19.5米、时速16节的万吨级的“向阳红5号”科学考察船前往南沙群岛考察。考虑到此行的危险,船上配了三位外科大夫,用以战时疗伤。而前往南极的考察船一般仅配一二名医生。据称有海军一个编队在暗中为我们护航,但直到我们离开南沙群岛,也没有见到我军的一艘舰只和一位海军战士。

目的:

1987年2月,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,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,召开第十四届海洋委员会年会。21日,与会国一致通过《全球平面联测计划》,并决定由各国负责建设本国境内的观测站,共同享用测量资料。会议要求中国建立五个海洋观察站,其中大陆沿海三个,西沙群岛、南沙群岛各建一个。

为贯彻第十四届国际海洋委员会年会精神,海委会设在西太平洋的机构,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了第五次会议。与会各国代表经过权衡之后,把在南沙群岛建立海洋观测站的任务交给中国。表决时,越南代表和菲律宾代表也在场,而且都同意将建立74号海洋观测站的任务交给中国。我国政府决定派出“向阳红5号”科学考

察船到南沙群岛选址。

吸引力：

此次探险考察，对于我来说还是第一次，因此出行前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只是有些怕晕船。中学读书时就知道我国的南部边界在曾母暗沙，我想我的此行会到达中国的最南界，那是一个比海南岛“天涯海角”还要远的地方。

1987年5月13日

为了远征南沙群岛考察,今天上午10时,我乘坐1305航班从北京起飞,中午12时30分到达广州白云机场。下午近15时,住进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招待所。下午16时多,接到南海分局一位同志打来的电话,告诉我明日上午9时30分在招待所门口上车,登“向阳红5号”科学考察船,并不再回招待所。

晚上吃饭时,同往南沙群岛的国家海洋局杨华庭同志端着饭碗来到我的桌子旁,告诉我尽管此行准备工作十分仓促,但由于有关部门相互协调得好,还算顺利。招待所晚饭质量非常差,一段鱼,几根空心菜,还有那让人嚼来无味、难以吞下的大米饭。因为没有吃饱,回到宿舍,又把乘飞机时发的剩余面包吃了。广州比北京热得多,饭后上街买牙具,来回用去40多分钟,出了一身汗。蚊子奇多,不停地向人进攻。为了凉快些,也为了驱赶蚊子,我打开房间吊扇。

南海分局的同志把我安排在一楼一个套间里,听来自国家海洋局的许芳民处长讲,在船上,我的舱室住两个人。这次出海远航是我人生的第一次,因为怕晕船,还要克服家庭负担,所以思想压力很大。

晚20时,许芳民来到我的房间。他透露,明日9时30分考察船离开长洲码头后,开到锚地,训练一天。为了这次考察,队里还买了一艘摩托艇。今日试用了一个多小时,这家伙跑起来很快,时速30多海里。

5月14日

早上，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吴依林将登船证给了我，号码为1085。他说，登“向阳红5号”船去南沙考察的单位多，人又杂，相互间多不认识，为安全起见，每人发一证，以供核查。

昨夜22时多，外面下起大雨，雷电交加。

凌晨2时多，砰砰的敲门声把我从沉睡中惊醒。“我们是杭州来的，海洋二所的，请开门！”

今早吃饭时方知道，他们本应在昨夜23时到达广州白云机场，由于当时雷鸣电闪，飞机难以落地，不得不转飞昆明，又从昆明飞到广州。

上午9时30分，我们从南海分局招待所乘车来到长洲码头，“向阳红5号”考察船就停泊在这里。我被分配与考察船文书徐志良住在一个舱室，舱号为505。从考察船纵向看，我们的舱位处于考察船中间。舱内右侧有两个圆形舷窗，直径各一尺。窗的下部距海面约两米。从防止晕船角度看，住在这个舱位是有益的。我很怕晕船，一来自己受罪，二来也给队里增加负担，三来影响工作。

船上环境很乱。白白的大米撒在船甲板上无人收拾，手套、胶皮管子、烂菜叶随处可见。我曾登过上海驻军的海军舰只，看到舰上所有地方都被擦得干干净净，纤尘不染。而“向阳红5号”考察船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！不知是因为赶任务来不及清理，还是历来如此。

船上饭菜质量不够好。开饭时,主食随便吃,菜是每人两大勺。吃饱是没有问题的,只是饭菜做得粗糙。听船上领导说,这次出海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为6.5元,不知今天的伙食是否按这个标准做的,若是这样,海上生活也真够苦的。晚饭后,我在码头上散步,见高高的考察船后停一小船。一位壮年汉子在上面扯拉篷布,以免所载的白白的地瓜干被雨水淋湿。背着小孩的女子估计是他的妻子,也在帮助丈夫干活。想到他们整日风里来浪里去,漂泊于海上,让我感到谋生的不易。这时,又有一艘小船到来,船上贴着对联,几只鸡关在笼子里,还有一只小黄狗颇有劲头地玩耍小木棍,一会儿咬起,一会儿又放下。船上的壮年女子正在生炉子做饭。躬身的老太太应该是这家的长者,也在忙来忙去。船舱的横板部位放着六盆鲜花,为船上灰暗的色彩增加一些生机。这又是一个以船为家的海上家庭。

同往南沙群岛执行任务的家住广州的同志多半都回家了。他们离开时,船长王书伦几乎用命令的口气对他们说:“明日9时30分以前必须回到船上,10时点名。”

家是令人留恋的,在码头上看到别的孩子在尽情地玩耍,我便想到自己的家、自己的儿子。船还没有离开码头,就盼望能早些回到广州,返回北京。未来的一个月不知怎么过,也许是有意义的,但愿不虚此行。

来广州之前,我曾就此行告诉负责内参报道的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,请他指点。他对我说:“从体会海洋生活,拓展海洋知识,认识祖国南部边陲来说,都是不可多得的机会。不要把视野仅仅局限在写一二篇报道上,就科学探险而言,此次远征,搞不好是你的一条新的记者之路。”

5月15日

昨夜未睡好，因为没有蚊帐，蚊子借机肆虐。我与徐志良睡的是双层床，我在下铺，他昨晚回家了。为了防蚊，我先是用床单把床四周围得严严实实，可憎的蚊子还是透过缝隙钻了进来。当我打开灯，只见里面已钻进20多只蚊子。“围城”里面格外闷热，加上抓蚊子的急躁，弄得我大汗淋漓，形同从水里捞出来一般。

床单不透气，又不能阻止蚊子入内，我干脆拆掉床单，让呼吸通畅些。再看看自己的身子，已经被蚊子叮得浑身都是疙瘩，奇痒难忍。为防蚊子，我又用床单把身子裹起，由于天热，同样受不了。苦熬中，我盼着天亮，盼着嘀嘀嗒嗒的手表走得快一些。抱怨的情绪也越来越烈。“船上为什么不备些蚊帐和蚊香，供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同志使用，让我们夜里活受罪！”

下午13时20分，考察船才缓缓离开长洲码头。原计划早些启碇，因为没有涨潮，通往沙角锚地的航道上，大船无法航行。直到考察船头部吃水为7.5米，船中吃水为7.1米，船尾吃水为7.8米，码头辅助人员才解开拴在锚墩上四根粗粗的缆绳。

考察船启航了，雄浑的汽笛拉响，在海空回荡。码头上没有欢送的人群，只有三两个居住在长洲码头的船员家庭，他们的妻子带着孩子走向各自的丈夫。我看到，有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开始在码头上边奔跑边喊着：“爸爸再见！”。一会儿他们又打起架来，哭着找起他们的妈妈，忘了就要远行的爸爸。没有鲜花，没有锣鼓，没有缤纷的旗帜，“向阳红5号”船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码头。